



我看与他观

——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

邓启耀◎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3037727

D691.9
40

邓启耀
◎著

——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
我看与他观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D691.9
40



北航

C1645724

12578081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 / 邓启耀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1395-3

I. ①我… II. ①邓… III. ①社会生活 - 文化史 - 中国 IV. ①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917号

责任编辑：秦 裕 徐 颖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4mm×230mm 印 张：24.75 字 数：295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45460-01

目录

导言 镜像与镜观 / 001

一、镜像认知 / 003

1. 镜观的困惑：“我是他人” / 003
2. 镜像幻觉 / 008

二、镜像权力 / 019

1. 被文化界定的观看 / 020
2. 镜像议程设置 / 024

三、镜像阐释 / 028

1. 镜像的解读和误读 / 030
2. 本真彰显的虚拟镜像 / 034

第一篇：他观 / 039

一、关于“我们”的他观 / 042

1. 被歧视者的刻板印象 / 043
2. 互为“他者”的观看 / 055

二、与“他者”对视 / 062

1. 与被拍摄者的对视 / 064
2. 与被拍摄者后人的对视 / 071
3. 与自己的良知对视 / 075

三、“他观”？还是“我看”？ / 077

第二篇：我看 / 097

一、老百姓的图像史记 / 100

1. “下位”的视角 / 102
2.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 118
3. 市井众生相 / 124
4. 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 134
5. 关于“灰镜头” / 141

二、“我们”的自拍照 / 145

1. “我们”自己的虚拟影像 / 146
2. 用影像“发声”的农民泥巴史记 / 153
3. “农民工”的现代性转身 / 166
4. 都市“灰领”自画像 / 174

第三篇：谁是我？谁是他？ / 179

一、谁是我？谁是他？——漂移的族群与文化边界 / 181

1. 在文化地标布达拉宫之下和之外 / 182
2. 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之界 / 192
3. 临“界”镜像：交融还是漂移？ / 203

二、“我”中的“他” / 211

1. 英雄的种，留自家 / 212
2. 自己人，还是异己 / 216

三、他我认知的迷失与危机 / 221

1. 激愤的民族意识与错乱的他我认知 / 223
2. 谁是“组织”？迷失的我群认同感 / 227
3. 尴尬的知识分子与人格认同障碍 / 233
4. 政治还是艺术？影像二重性的分裂 / 237

四、身体是我？灵魂是他？ / 242

1. 分裂的身体和灵魂 / 242
2. 无常的“常”与“非常” / 250

第四篇：谁在看？怎样看？ / 257

一、视觉模塑 / 259

1. “强国梦”：落后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想象 / 260
2. 我思故我见与社会“公视力” / 264

二、观看秩序 / 271

1. 广场群像的非常瞬间 / 272
2. “第二历史”：影像修改与“圣化图式” / 279

三、多重文本与阐释迷局 / 288

1. 摄影史的多重文本 / 289

2. 不确定的观看与观想 / 294

3. 作者已死, 观者万岁 / 298

第五篇：我看与他观的影像对话 / 307

一、“我”怎么看自己的照片 / 311

1. “我看”的转型 / 311

2. “我”能够怎样看 / 317

3. 双重身份, 双语策略 / 320

4. 影像语言的时态 / 323

二、关于现实的超现实影像 / 325

1. 纪实与非纪实 / 328

2. 常态和非常态 / 334

3. 并置与错位 / 339

三、“他”怎么看“我”的照片 / 348

1. 他我影像语言的对话与形式分析 / 348

2. 关于“视觉方言” / 362

参考文献 / 369

后记 / 380

导言

镜像与镜观

台湾中兴大学校园里有只奇怪的黑天鹅，人们总能见它离开栖息的池塘，蹒跚走过繁忙的小路，来到车流如织的停车场，然后对着任何一辆光可鉴人的深颜色汽车瞅上几个小时，还不时与汽车亲昵地碰碰头。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陈木全主任解释说，这只可怜的母黑天鹅太孤独了，以至于把深色车漆倒影里的那个它当成了同类——几个月来，这只母鹅先后失去了幼子和丈夫，成为整个校园里唯一的黑天鹅。¹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9月16日报道，一只公绵羊近日闯入兰开夏郡的一户民宅大肆破坏，造成了7千英镑的财产损失。原来，处在发情期的公羊逃跑，路过这家大门时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它觉得那一定是来争抢母羊的竞争者，一怒之下撒开蹄子冲

1. 瘦驼《魔镜魔镜告诉我》，<http://new.cb.com.cn/html/73/n-48373.html> 2009.7《新京报—新知周刊》。

上去就是一顿乱踹，大门被撞倒了。公羊跑进屋，一眼看见电烤炉的不锈钢外壳，倒影再次出现，它举起蹄子狂敲情敌；气喘吁吁之际，发现那家伙躲到了等离子电视的显示屏里，气晕了的公羊又给电视机来了一顿老拳……²

已经有大量关于动物和人类幼儿面对镜子的实验，证明通过镜像能够分辨内外、自我和他者，是智能和认知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标志。镜面反射的是影像。镜像是对动物和人认知程度进行实验观察的重要媒介。对镜的黑天鹅和公羊未能认知镜像和现实的关系，而对镜的儿童，却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走出意义重大的一步。据心理学实验，6~18个月的婴儿，能够通过镜子这个媒介的刺激，在对镜像的反应及交互作用中，第一次像看别人一样看自己并得以认知自我和镜像的关系。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和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根据动物与婴儿的镜像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理论。拉康指出，刚出世的婴儿还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自然存在，属于无物无我、混沌一团的“前镜像阶段”。婴儿成长期的第6至18个月为“镜像阶段”，这时婴儿的视觉器官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注意到自己镜中的形象，并且对它异常地感兴趣。在这些姿态动作中，婴儿会以游戏的方式体验到镜像中呈现的运动与被映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体验到这一虚设的复合体与它所复制的现实——婴儿自己的身体环绕着他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拉康把镜像阶段理解为“一次认同”（拉康将“理性之我”看做“二次认同”的源泉），即主体认定一个镜像时发生于他身上的转换。镜像使我们洞识

2. 原载英国《每日邮报》2010，9，16；广州《新快报》9，18，A23“国际新闻·社会”版。

到“我”的构型过程。这是一个建立在机体与现实、内与外的关系基础上的心象（*imago*）作用的特例（拉康，2005：1~3）。正是在与“镜像”的不断比照中，人开始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逐渐获得自我认证和自我确立。经由认知“他性”和“自我”关系的过程，人更趋复杂的意识得以觉醒。

一、镜像认知

动物眼中的镜像，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它们要认知这个异己者和自己的关系，很不容易。能够在镜像的异己性中看到“他”和“我”的同一性，并在这种虚幻的、反向的同一性中意识到自己的“在场”，应该是智能较高的生物所具有的能力。通过对镜中那个“他”的观察，人认知了“我”。

人类学的创立总体上说与此相似，即通过观看他者他文化反观自我和本文化，通过认知“他性”反思“自我”，或省查“自我的他性”（刘新，2005）。而有关镜像的视觉认知，正是认知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1. 镜观的困惑：“我是他人”

现在照镜子已经成为日常行为。但在人类认知的初级阶段，能够通过镜像认知自我和他人，却需要一个过程。法国著名作家、史学家，法兰西学院研究员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Sabine Melchior-Bonnet）在其所著《镜像的历史》中，引述了这样一篇18世纪的朝鲜童话：

有个姓朴的卖锅小贩，他的妻子唯一的梦想，便是拥有一面铜镜。当她终于得到渴望已久的镜子时，却惊诧地发现镜盒里有一张陌生的脸。丈夫回来时似乎是一个人，可是她看到有一个女人站在他身旁。那个婆娘是谁？妻子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不知丈夫身边的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故事顺势发展下去：小贩夺过镜子，看见里面有个男人，以为是妻子的情人。于是两人争吵，叫嚷，咒骂。他们去找长官裁决，又引起一场混乱。这下轮到长官发狂了，他从那神秘的镜子里瞧见了一名穿着袍服的官员，会不会是新任命的官刚刚抵达？那么自己是被罢免了吧……（梅尔基奥尔-博奈，2005：4）

这个童话将人们第一次见到“异己”镜像时的感受寓言化了。如果用人类学来分析，可以看作一个有关如何认知镜像中的自我和他者，进行认同和别异的极好例子。童话讲述了他们“发现镜盒里有一张陌生的脸”时的惊诧，他们不知道镜中的自己是谁，他们甚至不知道镜中的对方是谁，不能理解现实中和镜中的对方的“存在”或呈现方式。他们把镜中的“我”看做“他人”，这征显了不能区分镜像中的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困惑。

前人类学时代人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困惑，如同这个镜像寓言。当人们浸淫在自身或本文化的感觉碎片中时，他其实并不知道自我，也不认知他者。第一次照镜的人们面对镜像，即面临了如何区分镜像中的自我和他人的问题。第一次接触他人或异文化的人，就像第一次照镜或看照片的人。一方面，他们把同为人类的另一个“我”视为“他者”，通过种族、族群、阶级甚至家族这些自定的标尺，隔离、对抗甚至毁灭这些被界定为“他者”的人们；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对自我和他人的镜观，在“我与他人”、“我与非我”等精神性

的障碍里不断纠结。

“我是他人”——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论题始终贯穿在拉康的全部著作中。我如何成为“非我”，成为他人呢？哲学和精神分析认为，在塑造自我的镜像阶段，只有当人们质问，主体所认识的自我以及他们认识为自己所认识的自我与真我有什么关系时，“我是我的所是”这种自我意识才成为问题。换言之，对自我的一切认识是否都只关乎真我而不是他人（帕格尔，2008：20~22）？而在人类学看来，以“他者”为镜，正是反观自我和本文化的有效认知途径，所谓对“我是他人”或“自我的他性”的认识，就是通过对“他性”的镜观和“自我”的反思而获得的。拉康在《“我”的功能形成——镜像阶段》谈到，当人懂得镜子中的影像和原型之间的差别，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投射能力。镜子不仅能辅助鉴别身份和自我再现，而且能征显出严重的精神问题（梅尔基奥尔-博奈，2005：4）。西方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例子，人们跑到镜面般的湖泊或小溪上第一次看他们自己，以此来获得自我认识。最典型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他从在水面的倒影看到自己的那一刻，就深深地爱上了水中自己的镜像，每天顾影自怜，陷入极度自恋的迷乱状态。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1946年翻译出版的霍理士（Havelock Ellis）名著《性心理学》中，将Narcissus传神的译为“奈煞西施现象”，亦称“影恋”（霍理士，1987：153~155）。而早在1922年，潘光旦本人写的《冯小青考》，已经对中国古籍中类似的“影恋”现象，做了社会心理学分析。据述，冯小青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生于广陵（今扬州）。貌美，好读书，解音律，善弈棋。十三岁时嫁武林（今杭州）人冯通为妾。遭正室夫人妒嫉、凌虐，囚之于孤山佛

舍。小青无事，辄临池自照，喜与影语，絮絮如问答，人见即止，犹喜读《牡丹亭》。十八岁时抑郁成疾，日饮梨汁少许，奄奄待尽。召画师为己画像，更换再三乃得。以梨酒供之榻前，连呼：“小青！小青！”一恸而绝，葬于孤山。另外一位宋代美女薛琼枝则“每当疏雨垂帘，落英飘砌，对镜自语，泣下沾襟。疾且笃，强索笔自写簪花小影，旋即毁去，更为仙装，倒执玉如意一柄。待几傍立，捧胆瓶，插未开牡丹花一枝，凝视良久，一恸而绝。”（同上，179页）。

对于个体而言，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是一种普遍的原始的现象，然后才有对客体的爱。由于自恋的人专注对象是自己（自我内在影像），所以无法发展出移情，无法和别人建立有效和融入的亲密人际关系，并且经常沉浸在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虽然他们也有返回到客体或客体观念的努力，但 its 所得只不过是原物的影子或影像（弗洛伊德，1984：331~362）。迪斯尼电影《创：战纪》（2011）在陈腐的故事套路中，靠“革命性3D视觉特技”，在某种程度上将弗洛伊德式梦境表象化了。那个进入电子网络世界的编程高手，在镜像般平滑而诡异的异态虚拟空间里，分裂出两个自我。这两个“我”，既相似，又相反，如同镜像的两边。极度的自恋，使“我”沉迷在完美程序的幻象中。为了绝对的“完美”，这个“我”要消灭不完美的人类，让计算机智能和程序取代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儿子的意外闯入，使尚有血肉之躯的“本我”明白，完美就在身边，就在那个虽然问题多多，但有亲人、朋友在场，有“我”也有“他”，更有爱的世俗世界。“本我”虽然明白了这个回到日常的简单道理，然而“镜像我”却在整合世界一统天下的野心中异化为强大的力量。分裂的两个旧“我”已经无法同一，既绝对对立又无时无刻不纠缠在一起。“本我”结束分裂的途径只有撞向自己的“镜像我”，在轰然破毁的满地

碎片中，具有双重指向的“我”毁灭，让遗传了人性“我”的“他”（儿子）脱离镜像梦游困境，从网络虚拟现实回到世俗生活现实。

正如自我认同是哲学、心理学关注的话题，族群认同是人类学关注的话题一样，极端的自恋和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则可能成为哲学、政治学、人类学、伦理学和跨文化精神病学等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族群来说，要形成对他者的正确认知，相对而言要比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更不容易。在古老的时代，关于以我为中心的表述，关于他者诡异的镜像，比比皆是。在自信处于世界中心位置的“我族”眼中，“坛城”即“世界肚脐”，万宗之源，甚至延伸为一种宇宙模式；在居于万国诸夷之“中”的“中土”、“中国”的空间和族群认知里，域外方国是按“一点四方”模式界定的“边缘”，其他族群也成为“异种化”的蛮夷；延续到现在还在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更是一直在演绎对非西方世界的“刻板化”“妖魔化”印象。他们就像那个“镜像我”，在一种科学主义式（还仅仅是西方系统的“科学”）的“文明”优越感中，把其他非我群的种族置于进化链条的低端，把非工业化的文化视为原始落后的文化。

这种自以为是的“我观”，恰恰在皮亚杰认识发生论中处于较低层次的自我中心意识阶段，正好折射出人们由于反观和内省能力的有限，而无法和他者或异文化相互理解的认知状态（皮亚杰，1980/1981）。所以，“认识你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命题；而“认识他者”并以此反观自己，则是人类学的命题。就像历史学以史为鉴一样，人类学以他者为镜（通过他者反观自身）。而“镜子是一种谜一般的能产生异像的认知途径，镜子的反射特性使人透视世界，协助‘我思故我在’的思辨。”（梅尔基奥尔-博奈，2005：86）拉康说得更彻底：“正是这种经验使我们能够去反对任何直接源自‘我思’

的哲学”（拉康，2005：1）。人类学亦不太主张摇椅上的纯粹“我思”，它的基本方法是进入“田野”，进行“我看”，在他者和异文化中参与观察，通过反观“他”世界呈现的“异像”，洞识“我”及其本文化的构型。而借助某种镜像式视觉媒介（图像、影视等）观察他者，理解文化，反观自身，在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等方面进行认知互动，是视觉人类学的学科特点。摄影、电影、录像和数字媒介等“镜子”，为这种“我看”来“看我”的反观提供了方便。

然而，既是“反观”，无论通过他者还是影像媒介，就会带来镜观必然出现的现实和“反映”、本真和影像的冲突，而镜观者是主体还是客体、从自我还是他者角度，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解读，从而导致认知的困惑。它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珀耳修斯（Perseus）的镜子，能够通过折射镜像的反观，“看到”一些难以直视的东西，比如美杜莎（Medusa）的头³。也可能在人及其文化投射的镜像中，纠结在内与外、主位与客位、真实与虚幻、自我和他者、本我和异己等镜像幻觉中。

2. 镜像幻觉

2011年3月，来自青海果洛州白玉寺的堪布（佛学博士）扎西桑俄，打开他的手提电脑，给我们看他拍摄和描绘的百鸟图。他13岁爱上观察和描绘鸟类，画的各种鸟类超过400幅。这次他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作品叫《我的高山兀鹫》，他说兀鹫是一些从不杀生

3. 古希腊神话讲，凡是看到美杜莎长满毒蛇的头的人和动物都将变成石头，美杜莎因此而无敌。但大英雄珀耳修斯靠盾牌镜面折射的镜像，看清了那个不可以直视的头并将其斩首。

的动物，以腐肉为食。但近年来，那些原本是高山兀鹫食物的冻饿而死的牛马牲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成为流入肉类市场的原材料，被加工成麻辣肉干之类商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高山兀鹫因为食物短缺，正面临死亡的边缘。他从佛教的角度，用影像诠释了生命平等的观念。⁴他的画作和摄影，显现了他对野生鸟类的细致观察和面对众生的悲悯之心。不过，更让我们无法平静的，却是一幅摄自动物园的照片。那是一只鹤，张开羽毛凌乱的翅膀，背对镜头，面向一幅巨幅风景画，久久地悲鸣。那是它熟悉的世界，但它却进不去，在虚幻的图景后面是坚硬的水泥高墙。



扎西桑俄摄

4. 作品及介绍见<http://news.sina.com.cn/z/xcyx/>及易思成主编.云之南纪录影像展5.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

这只鹤的处境与我们的处境十分相似。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虚拟图景和仿真镜像，使我们有意无意地置身于拉康式的“同一性幻觉”中。我们以为世界的镜像是作为全视（all-seeing）呈现给我们的，但这是一种幻觉（拉康，2005a：19）；我们希望与之认同，或进入那个世界、那种状态，却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困惑中，在自我和他者、本我和异己之间纠结。你是凝视者，又是被凝视者。图像或镜像中的世界是那么真实，几乎伸手可触，你却融不进去。它是完全疏离于你的一种存在，和你完全相反，却又貌似于你，或貌似于你的生活环境。尽管如此，如同镜子一样，我们又只有通过它，照出自己的样子，了解自己的处境，认知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镜像呈现真相，也呈现幻象；可以感人，也可以救人或杀人。《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写到，贾瑞调戏凤姐不成，被泼尿粪，得了重病，吃了几十斤药也不见效。忽有跛足道人来化斋，口称专治冤业之症。贾瑞求救，那道士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面镌着“风月宝鉴”四字——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贾瑞收了镜子，依言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如此三四次，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了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众人上来看，已没了气，身子底下冰凉渍湿一大滩精。代儒夫